

新四書白話解說

上海書業公所印行
唐駝署

新註孟子白話解說

山東歷城童子江希張註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解字

復扶又反

公孫丑是孟子的學生。當路是當道。在掌權柄的地位。管仲是齊大夫。名叫夷吾。相桓公。霸諸侯的。復是再許。是期望著呢。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解字見節孟子說你誠然是齊國的人。呢。知到本國。

的管仲晏子就完了。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

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

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解字曾西是曾

蹵音增 曾並音勃 拂又音 蹵音 六反 蹵子

子路是孔子的弟子。仲由的字。蹵是心裡不安的樣。子先子是說的曾子。蹵是發怒的顏色。烈是光耀。

解字當初有人問曾西說你合子路誰好呢。曾西心裡不安的。樣子說我先祖所敬畏的。我怎得上那人說。這樣你合管

子為之為

與平聲

王去聲

易去聲

同與平聲

潮音隔

又音輔

仲誰好呢。曾西發怒變了顏色，不歡喜，說：「你怎麼拿我比到管仲？管仲得君的信任，像那樣專一，法行國裡的政事，像那樣四十多年的長久法，功勳光烈，反到那樣卑小法，你怎麼就比我於這管仲呢？」
曰：管

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願是節 孟子說管仲曾西所

我望着他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

為與。
字霸是長為諸侯節 公孫丑說管仲輔相着他的君霸諸侯晏子輔相着他
曰：以齊王

由反手也。
字見節 孟子說我拿着教齊王天下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

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

然後大行。今易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是更加上一層的

數文王活了九十七歲，崩是天子死了。節 公孫丑說像這樣弟子的疑惑就更甚了。且說拿大王的德行，百十年治是偏的意思。周公是文王的四子。節 采纓死的還未有偏於天下。武王周公接續着，然後纓大行開現今夫

子說王天下像容易得這樣，就是大王亦不足為法嗎？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

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

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相之相去聲猶方之與通

銹音茲

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武丁是商朝中興的君殷是盤

唐遷殷改的國號故家是舊世家。流風是流行的風化。微子是紂的庶兄微仲是微子的弟。孔子的先祖比干是紂的叔父箕子是紂的宗室膠鬲是紂的臣。輔相是幫助的意思。當得起呢自從成湯到了武丁賢聖的君六七個興起的。天下歸服殷朝很久了。久了就難以改變。武丁朝諸侯中興天下就像拿着運運於手掌上呢。紂離武丁未有多多年。那舊家留下的好習俗前賢流行的好風化先王的善政事還有存在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是此有才德之人。相與同心輔相着他。所以紂日久以後纔失了天下。呢那時一尺的土地沒有不是他有的。一個人沒有不是他的臣民。這樣文王還能從百里的小國興起來。所以難呢。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

智慧是聰明。鎡基是鋤。

齊人有句話說就是有智慧不如趁個可為之勢。就是有田器不如等着鋤地的时候。現今這時勢就容易王天下。像反手的樣



鋤

子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解字 地是王畿內的。夏后殷周朝的盛時，畿內的地未有過千里的。這齊有了千里的地了。雞鳴狗叫的聲地吠是狗叫。

再云聚集，行仁德的政事。而王天下沒有能擋住的呢。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

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飲。**解字** 疏是遠。文王至戰國時七百多年。且王天下的聖王不興起，自文武至今七百餘年，沒有達過這時候。

容易照應他飯食渴的容易照應他飲水，所以王天下極容易呢。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務局



解字 置是驛站。郵是傳送。早先孔夫子說過，德就像現在的郵政局。政的流行，快起置郵。

傳送命令呢。當今之時，萬乘之國

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

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為然。**解字** 倒懸是倒着懸挂起來。當今這時候，萬乘的大國行愛民的政事，民人那樣歡喜，他就像給他解開倒懸的苦呢。所以行的事有古人

相去聲

奔音

黜伊 紂反 撓奴 效反 朝音 潮來 去聲

的一半功業必然加倍於古

這一章是說的當戰國時候那些諸侯王皆是講富的只圖自利講強的擁兵自衛沒有行仁政施德於民的教這百姓們受刀兵凍餓的苦就像倒懸一樣要是

有人出來乘著這時勢行王道以救民身是統一天下協和萬邦易如反掌呢區區的霸諸侯顯名聲還提到話下嗎況說他們霸顯的亦是借著仁義的名目試看管晏而外晉文公不過是一箇老奸巨猾用了點假仁假義公然就治的晉國天下莫強了假的既然能以霸顯真的自然就能以王天下聲名洋溢乎中國呢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

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

我四十不動心

動心是心有恐懼疑感驚動不安

公孫丑問孟子說夫子要加了齊國卿相的位得着行生平所學的道雖從此霸諸侯王天下不算出奇了如

像這樣重大的事就恐懼疑感動了心啊是不動呢孟子說不動的我四十就不動心呢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

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是齊國有力量的人告子是告不害

公孫丑說像這樣夫子能擔住大事就強過孟賁遠了孟子說這個

不難告子早起我不動心呢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見節前

公孫丑說不動心有個法門嗎孟子說有

北宮黝

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

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黝是姓北宮名黝刺客一流的人膚撓肌膚屈了目逃是眼睛轉了挫是折了

舍去
聲下
同

扶
夫音

好去
聲喘
之瑞
反

褐是毛布寬博是寬大北宮黝的養勇法不能肌膚怕刺屈撓了不能眼睛怕刺轉動了他心思着一根毫毛衣服刺是殺嚴是怕
受挫折於人就像在市朝上不受辱於穿毛布寬大衣服的人亦不受辱於萬乘大國的君侯看着殺個萬乘的國君如像殺穿毛布的賤人不怕這些諸侯們要有辱罵的惡聲到了必然還他呢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

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

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是姓孟名舍能以力戰的人施是發聲三軍是大國諸侯的軍數五師為一軍

孟施舍的養勇法他說過看看得不了勝仗就像得了勝的要算計着敵人弱以後纔進兵思慮着能勝了以後纔交戰這是害怕敵人三軍的我孟施舍豈能打的必定勝了呢能以不恐懼就完了
孟

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

而孟施舍守約也約是孟施舍的氣象似乎曾子的反求自己北宮黝的氣象似乎子夏要緊
的篤信聖人這兩個人的勇不知到他誰好雖然是這樣究竟

是孟施舍守得其要呢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

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子襄是曾天子的學生縮是直慙就是害怕
早先曾子說子襄道你好勇麼我嘗聽得大勇於孔夫子比

人我能不怕他嗎自己問自己要是理直呢雖有千萬的人我要去敵抗他的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扶夫音

惡平聲

也

解 見節 孟施舍的守氣又不如曾子的守着義理更得其要呢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

其志勿暴其氣

解字 帥是領兵的大帥持
是把守着志是主意 **解節**

公孫丑說敢問問夫子前不動心合告子的不動心可以說給聽聽麼孟子說告子說過懂不開的話不

的。因為這纔說把持住志向。不要擾亂的傷了那氣呢。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勿暴其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恃其志勿暴其

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也。今天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解字
蹶者是跌倒的
趨是是跑的

解節 既然說志是頂要緊的氣是差一點的噫怎麼又說把持住志向不要擾亂的傷了氣是怎麼

着呢。孟子談志要是專一了，也就引動了這氣。氣要是專一了，也就引動了這志。你看那跌倒的，合那快跑的，是氣的關係了。怎麼又能震動他的心呢？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解字 知言是知到話的是非，浩然是盛大流行的意思。

解節
敢問夫子有甚
歷過人處呢孟

餒奴 罪反 慊口 竇口 劫二 反上 聲上 烏八 反舍 上聲

子說我能知道人說話的是非我還善於養我那浩然盛大流行的氣呢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解 難言是沒法說

解 敢問甚麼叫浩然的氣孟子說真沒法說呢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於天地之間

解 字見前這箇氣呀是極大極剛的要是直養而不害他就能塞滿了這天地之間呢

其為氣也配義與

道無是餒也

解 字餒就是飢餓這個氣配合上義與道就如像飲食一樣沒有這個就餓了呢

是襲義所生者非

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

知義以其外之也

解 字慊是不安穩的意思襲是外面的妝飾

解 這個氣呀是積累一些好事所生的不是外面妝飾所能取的呢所以說告子並不知道義以

為在外頭呢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無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

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

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

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解 正是預先望着宋是國名憫是愁揠是拔芒芒是無知的樣子耘是鋤草

解

設彼
寄反
復扶
又反

行去
聲

惡平
聲夫
聖之

必然有養氣的這格事。而不要預先有希望效驗的心。但不要忘记他。也不要求速妄為助着他。長別像宋人的樣子。宋人有愁着他的苗子不長。就去拔他的。無知無識。無回來說他家裡人道。今天我病了。我助着苗子長來呢。他兒子快着往那裡去看。苗子早就乾了。天下的人不助着苗長的。很少了。拿着養氣為無有益處就舍了的。這乃是像不鋤苗子的。妄有作為助着氣長的。這是像往上拔苗付的。不但無有益處。反又害了他呢。**何謂**

知言。曰。設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設是偏淫是放蕩的意見。遁是逃了。解。怎麼作知言呢。孟子說。偏到一邊去的話。知道他的心有所遮蔽。不明白正理了。胡說

亂談放蕩的話。知道他的為私欲所陷溺出不來了。乖僻荒謬的邪話。知道他的心離開正道了。好滑入迷途。躲避的話。知道他的心裡於理有所窮盡了。這四種病。生到他的心理。發為言論。著為學說。就為害於禮樂典刑的大政。

發現到禮樂典刑的大政。就為害於一切事情。雖有聖人再出來。亦必然依着我這話呢。**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

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

既聖矣乎。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皆是孔子的學。宰我子貢。善會說話。冉牛閔子。善言。皆有生德行。是有得於心的道理。能以行出來。解。德行。所以善言。這德行。孔子兼有言語德

行。他還說我於言辭上。却是不不能。呢。這樣夫子就已經是聖人了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新註子血子白話解說 卷三 公孫丑上 五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

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是驚歎的口氣。倦是懈怠。

解

孟子驚歎說這是甚麼話呢。早先子貢問孔子說夫子是聖人了。罷孔子說聖吾却

是不能我求學不嫌煩。教人不懈怠呢。子貢說求學不嫌煩。這是明智。教人不嫌煩。這是仁愛。仁愛且又明智。夫子已經是聖人了。這聖孔子還不敢自居。你這是甚麼話呢。

昔者竊聞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而微。敢問所安。

解

子游子張是孔子的學生。竊就是私體。是肢體。

解

早先竊聽得說子夏子游子張都有聖人的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就有聖人的全體。但是微小。

敢問夫子比那一個心裏安呢。

曰。姑舍是。

解

見前。孟子說暫且舍了。這個不必提呢。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

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任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曰。皆古聖人也。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解

伯夷是孤竹君的長子。讓國給他弟的伊尹是成湯的宰相。

解

公孫丑說伯夷伊尹怎麼樣呢。孟子說他合我不同道的。不是他可事的。君就不事。不是他可使的。民就不使。天下有道。治了。就出來作官。天下無道。亂了。就退了。不作官。伯夷是這樣呢。那個事奉的不是君。那個使用的不是民。平

與平聲朝音潮

汗音蛙好去聲

治時候也出來荒亂時候也出來伊尹是這樣呢可以作官就作官可以止住不作官就止住可以長久作官就長久可以赶快止住不作官就赶快止住孔子是這樣呢

伯夷伊尹於

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解字班是平等的意思

伯夷伊尹同孔子像這樣平等嗎孟子說不是的自從生人以來沒有赶上孔子的呢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

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見前公孫丑說這樣也有同處了麼孟子說有同處得百里

宜量的事殺一個無有罪的人就能得了天下都不肯幹的就是他的同處呢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

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是卑下的意思公孫丑說敢問孔子

伯夷伊尹呢孟子說宰我子貢有若他三個的聰明很能

穀知到聖人就是他見識卑下也不至偏袒他所親愛的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

賢於堯舜是說孔子的功業垂及萬世堯是陶唐氏的帝舜是有虞氏的帝皆是讓天下的宰我說過以我看

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

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宰等是比較等次解了人所用

禮就知到他的政事聽了人所作的樂就知到人的德行所以從百世以後比較先前百世的帝王沒有能逃过我評論的優劣去的我看看自有生民以來的人未有像天子的呢

有若曰豈

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

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是獸類的長鳳凰是鳥類的長邱是高上堆垤是蟻窩邊的高土行潦是路上

無源的水拔是特第

有若說過豈獨人是這樣呢麒麟合這走的獸鳳凰合這飛的鳥泰山合這上堆河海合這路上的水窩都是一類聖人合這衆民也是一類高出於他的同類特起於他這同聚

的人自從有人以至來到

說這一章是說的欲成外王的事業全仗着有內聖的學問所以雖有極煩的事一日如今沒有盛過孔子的呢

二日萬幾極難的事內憂外患交逼皆處之裕如毫不動心怎能有這本領呢因為知言養氣的工夫怎能知言養氣呢以孔子的中道怎麼說呢這浩然的氣本於乾元乾可統天所以說是至大乾

本純陽所以說是至綱乾的元就是這一這一是河圖洛書的中心點養這氣就是孔子五十學易樂在其中的道理

五十是天地生成的數中是天下的大本所以直養而不作害他不用甚麼作為就可以塞於天地之間呢但人在後天往往失了浩然的本體感受陰陽剝雜之氣擾亂的心君不安要想返還本來面目必得以義生氣以道

集虛無忘無助的涵養久了自然復還浩然的本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下的事事物物沒有不了解其所以然的所以雖當處士橫議時代這些詖辭淫辭邪辭遁辭諸魔說就是鼓吹的天昏地暗人人附和我不但中立不倚

毫不為動並且拿着中道權衡他的病源知到他為害政事的結果況說浩然之氣作用甚大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區區王天下又何用動心呢後人豈可不學孔子的中道以養

浩然之氣呢

○孟子曰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

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解力是土地甲兵的
力量假是借著

解

孟子說拿着土地假借行仁的名目叫作霸霸必然得大國拿作天德推行仁政的叫作王王不用等着大國像成湯拿着七十里文王拿作百里呢

以力服人者非心

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

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

也。

解七十子是孔子的些好學生能身通六藝的

解拿着勢力教人服的人家並非心裡佩服是力有不足拿着德行感得人服的是中心歡喜出于至誠的佩服如像七十子那佩服孔子呢詩大雅文王

有聲篇上說自此以西自此以東自此以南自此以北無有人心思着不服的就是這個說法呢

說這一章是說為國的要實行王道不要拿霸術去哄人行這

的心裡究竟不服不過力有不及不得不這樣人的心裡不服必然要擴張勢力一旦勢均力敵了不但不服你還

與你相爭相爭就戰殺起來所以五霸不能使天下歸心反哉列國轉成戰國釀出羣雄殘殺的大禍怎麼後人反

奉為神聖的政策呢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榮是草開的花顯耀的意思濕是潮濕

解孟子說國君行愛民的仁政就能榮耀行不愛民的

惡濕而居下也

解惡的意思濕是潮濕孟子說國君行愛民的仁政就能榮耀行不愛民的

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解貴德是貴重這德開

閑音

惡去聲下同

新注孟子曰古解說

公孫丑上

七

徹直 列反 土音 柱綱 音稠 繆武 處反

般音 盤樂 音洛 教音 傲

孽魚 列反

是開節如要厭惡受辱沒有赶上貴重德行而尊崇有德的人使這賢德的人在鄉相的位有才能的人在官職上國家要沒有憂患開暇無事乘着這時候修明政事合刑罰鄰邦雖有大國必然畏懼我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敢誰侮之

是乘者徹就是取桑土是桑樹根的皮綢繆是纏綿修補牖戶是說的鳥窠上通氣合出入的地處

詩邠風蟋蟀篇上說乘着天沒有陰雨取了那桑根皮來纏綿修補好了那窠上通氣合出入的地處今

時這些下邊的民那個還敢來欺侮我呢孔子贊美這篇詩說作這個詩的他必定知道預先防患福患的道理能以預防禍患治理他的

國家誰敢侮辱他呢

今國家閒暇及

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為盤怠敖是懈怠驕傲

解字般樂是盤桓着快樂般讀為盤怠敖是懈怠驕傲

解字般樂是盤桓着快樂般讀為盤怠敖是懈怠驕傲



雀巢

是天命孽是災詩大雅文王篇上說長思念合着天理自己求這多多的福書太甲篇上說天降的禍
禍違是躲避解還可以躲避自己作出禍來就不可活了禍福是自求的就是詩書上這個說法呢

這一章是說的國家想要不受鄰國侮辱的禍得各國敬畏榮耀的福非尊尚道德力行仁政不可不然卑道德為迂濶以正人君子為腐敗只落了台這些羣小縱欲偷安殘害百姓弄的政事廢弛刑罰不中一旦外患逼來侮辱百端這不是自作孽不可活嗎今國勢岌岌不是閒暇的時候願大家急急離悟勿再晏安懼娛於水深火熱之中呢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

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解俊傑是才德解孟子說出眾的人解尊重賢

人使用有能幹的這才德出眾的人都在位上天下的賢士就都歡喜願立到他的朝廷上呢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

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解廛是市上的宅子古時有專管市上房租地租的官解呼廛入法是市官的法管着稽查奸商并買賣不平

的解街市上只收宅子的租不再要貨物的稅要是商業衰敗就只治之以市官解關譏而不征則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解關口上只稽查奸匪不取貨物出

欲出他的路上呢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解助是助着解耕地的只教他幫助着耕種公田不再要私田的解耕種公田解稅天下農人就皆歡喜願欲耕於他的田野呢廛無夫里之布則天

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解夫里之布是游手好閒的人有閭師管着罰他出一夫百畝的稅因古時納稅用布帛名曰夫布宅子土

怵音
絀內

有不種桑麻的載師管着罰他出一里二十五家地租的布名叫里布這解市面是買賣人不耕田不是游手
本是罰懶民以勸農桑的義意戰國時借此取之街市的民氓是流氓解好閒宅子上存着貨物不種桑麻不

是荒了地基只教他納屋布沒了天布里布的是荒了地基只教他納屋布沒了天布里布的
罰天下的百姓就皆歡喜願意來為客民呢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

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

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濟就是成天吏
解實實在在能行這五條仁政自然鄰國的民仰望他像父母了

這樣就能沒有敵於天下沒有敵於天下是奉天命征
解領着他的子弟攻打他父母自從有人以來沒有能成事的像

伐暴亂的大吏呢這樣又不王天下沒有這等事情呢
說然天下的人民皆大歡喜人民歡喜自然就受天

命而王天下呢無奈後世國君事務財用養一些無德無能只會要錢的小人行出種種苛政橫征

暴斂自不必說更於章程上援引附會借端漁利國家所得甚鉅百姓受害無窮能不國亂民貧嗎

○孟子
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是不忍
解孟子說人都有得之於
天不忍傷人的良心呢
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解見前
解先前的聖王有不忍傷人的良心就有不忍傷人的仁
政拿着看不忍傷人的良心行不忍傷人的政事平治天

下就可以運動於手
掌上這樣容易呢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